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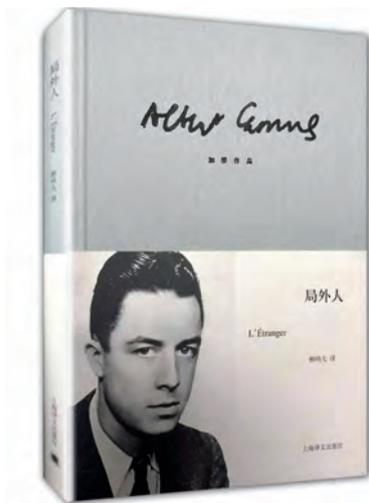
他的学术生涯长达六七十年，他一生中曾出版多部专著译著，包括《柳鸣九文集》（15卷）、《法国文学史》（三卷本）等总计达40余部，还著有散文集《种自我的园子》《巴黎对话录》《友人对话录》，编选组译《萨特研究》《加缪全集》《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》等，主编《盗火者文丛》（十卷本）、《本色文丛》、《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》等。2018年，柳鸣九被授予中国翻译界最高奖——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。

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，法国作家萨特在彼时的中国一度掀起了一股“萨特热”，当年的畅销之作《萨特研究》即出自柳鸣九之手，时人多认为，是柳鸣九最先将“萨特”引入了中国。

1934年农历二月初四，在南京做厨师的柳家诞生了一个“九斤子”，在父母的拜托下，隔壁老先生据此以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”之意，为他取名柳鸣九。在回忆录中，柳鸣九先生曾笑称：“此名甚为张扬，大有‘个人英雄主义’气味。”认为自己颇有点好名的个性，与此名字不无关系。

1978年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思想解放形成滚滚大潮。柳鸣九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，鼓起了学术上大有作为的信心，他将目标瞄准西方20世纪文学。1979年，柳鸣九开始着手编选《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》。鉴于萨特在20世纪法国文化领域的地位，柳鸣九选择《萨特研究》作为丛刊的第一辑，相较于创作技艺，他更重视萨特在哲学文化领域的贡献和文学上的思想性。柳鸣九对《萨特研究》的栏目和内容做了设计，以萨特文学作品翻译、叙事性作品编译和理论译介作为主体，补充了作家与批评家论萨特、萨特戏剧创作背景以及生平与创作年表等相关资料，并亲自撰写了长篇序言。这本书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，李恒基、罗新璋、谭立德承担了《间隔》《萨特年表》《苍蝇》的翻译，施康强则翻译了两篇重要文论《七十岁自画像》《为什么写作》等，这也体现了柳鸣九先生出色的学术策划和组织能力。

《萨特研究》于198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，用柳鸣九自己的话说，“为萨特办了文化入境的签证”，



柳鸣九译加缪《局外人》。

萨特和存在主义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的热词，影响了一代青年人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《萨特研究》的影响力。也正是由于《萨特研究》在文化学术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，2005年萨特百年诞辰之际，国内有媒体在相关文章中，尊称柳鸣九先生为“中国萨特研究第

一人”。

在翻译方面，柳鸣九推崇钱钟书的“化境”说，他不建议使用“信达雅”来衡量翻译的优劣。其译文也不乏争议，有评论认为“与原文有所游离”，对此，柳鸣九曾调侃自己的翻译是“添油加醋”“把全篇的精神拿准，再决定添油加醋的轻重、力度、分寸与手法，而不是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”。他认为翻译建立在对文本浅表之意与深藏本意的了解之上，最终用纯正的修辞学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。

不过柳鸣九先生组织能力更主要的体现，还是“他登高一呼，

将法语界学者组织起来，主编了好几套书”。柳鸣九先生主持编选的文集、书系、丛书等项目近二十种，若分卷罗列，条目可达几百。他曾坦言，自己的编选量大大超过了论著量。尤其是“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”为学界重视。这套书由漓江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丛书共10批70种，系国家“八五”重点出版工程，也是我国对法国20世纪文学译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。该丛书从1985年开始筹划、编选、翻译，前后经历了十二个春秋。这套书里有杜拉斯的《广岛之恋》、娜塔丽·萨洛特的《天象馆》、罗伯—葛里叶《嫉妒》、勒·克莱齐奥《诉讼笔录》等作品，可以说囊括了当代法国文学的重要作家的作品，

柳鸣九。

